



高原往事越千年

●刘玉昌 卢丰

暖风拂过草尖，到春秋的最后一片落叶飘向大地，亿万繁花次第绽放，金莲花灿若金星，马兰花紫若云霞，格桑花粉若胭脂……它们簇拥着、交织着，将草原织成一匹斑斓的彩锦。晨雾缭绕时，你是缥缈的仙境，云雾如轻纱，缠绕着山巅林莽，峰峦若隐若现，仿佛置身于天宫琼阁；云卷云舒间，阳光穿透云层，洒下万道金光，草原便褪去了朦胧的面纱，露出了清丽的容颜。风一吹过，便是绿浪与花潮的奔涌，浪涛翻卷，花香四溢，引得蜂蝶翩跹，引得百鸟和鸣。九十九个湖泊如珍珠般散落草甸，湖水澄澈，波光粼粼，映着湛蓝苍穹，映着洁白云朵，映着连绵远山。流云舒卷间，远山含黛，峰峦起伏如巨龙腾跃，让每一步跋涉，都化作醉心的流连，让每一次呼吸，都盛满草木的清香。

你是大地捧出的地质奇观，是岁月镌刻的自然史诗。白垩纪的绝壁巉岩，刀削斧劈般矗立在原野之上，岩石的纹路纵横交错，暗藏着亿万年间造山运动的神秘密码，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变迁。罕见的玛珥火山群，如巨人般静卧在辉腾锡勒草原深处，火山口的轮廓依稀可见，熔岩凝固的痕迹清晰可辨，引得德国地质专家慕名而来，他们驻足凝望，惊叹于北方高原竟藏着这般地质馈赠。怪石嶙峋的山野间，每一道褶皱都是时光的雕琢，每一块岩石都是岁月的沉淀，被世人称作“活化石”。百灵鸟在云端欢唱，歌声清脆婉转，响彻云霄；画眉与布谷穿梭林间，羽翼轻盈灵动，嬉戏枝头。花香漫过旷野时，便漾出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雄浑诗意。当蒙古族长调悠悠响起，歌声穿越旷野，穿过岁月，便成了光阴的信使，将草原的故事娓娓道来。

若说山光水色是你的外在容颜，那盛夏 18 摄氏度的清风，便是你内在的灵魂。你的名字，最早载于北齐魏收编纂的《魏书》，那时你叫“九十九泉”。拓跋珪曾在此造石亭、观清泉，与群臣宴饮，共赏草原风光。公元 1231 年盛夏，窝阔台驻足于此，将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，化作挥师灭金的指挥中枢。岁月流转，你的名号几经更迭——白泉岭，官山，每个名字都是一段历史的注脚。

上世纪初，你仍是一片寂静的荒原，少有人知晓你的美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一位名叫陈德贵的民委干部，以一双慧眼打破了这份沉寂。他深知你藏于深闺人未识的绝美，多次游说本地领导开发旅游景区。但彼时世人观念落后，以为游山玩水是闲人消遣之逸事，遑论观看景色风光怎么会成为经济产业？岂非笑谈？然而，此事却引起旗领导孙二拴的重视，当时仅旗新闻干事刘玉昌拥有高档照相机，于是孙二拴、刘玉昌、陈德贵和赵继贤一行四人首次来此实地勘探，为圣母洞、骆驼峰、鹰嘴岩这些奇景冠名。刘玉昌一篇《灰腾梁上好风光》，配上精美的照片，见诸《乌兰察布日报》，让你的美第一次走出深山，惊艳了世人的眼眸。

蒙古包立起来了，红色的景点名称涂满了悬崖巨石，在青山绿水间格外醒目。灰腾梁脚下的北京知青谢江，颇具经济头脑，他从中搭桥牵线，经中国青年旅行社对外宣传，迎来了第一批远方客人——加拿大青年旅行团。他们惊叹于你的壮美，沉醉于你的清凉，将你的名字，带回了遥远的异国他乡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灰腾梁正式更名辉腾锡勒，旅游的热潮，自此席卷而来。

如今的你，早已是万众瞩目的旅游胜地，是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。而新时代的春风，又为你添上崭新的注脚——数百座风机塔架拔地而起，银白色的机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叶片缓缓转动轻轻起舞，将清风化作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。辉腾锡勒草原拥有国内极具规模的高山草原风车群，早年曾被誉为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场，每年数十亿千瓦时的电力，携着草原的清新一息，奔赴远方的城市乡村，点亮万家灯火，书写绿色发展的传奇。

高速与高铁织就的便捷路网，如一条条银色巨龙，穿梭在青山绿水之间。从北京出发，清晨踏上旅程，午后便能投入你的怀抱，看草原辽阔，赏繁花似锦；从呼和浩特驱车一小时，便可与你相遇，听清风低语，闻鸟语花香。缆车与索道穿梭山野，串联起火山遗迹、万顷花海、澄澈湖泊与无垠风场，让游人无需跋涉，便能饱览你的万千风光。烤全羊的香气随风飘散，金黄酥脆的外皮、鲜嫩多汁的肉质，让人垂涎欲滴；奶茶的醇厚暖心窝，奶香浓郁，茶香悠长，驱散了旅途的疲惫。皮画银饰里藏着浓郁的民族风情，每一幅皮画都绘着草原的故事，每一件银饰都刻着工匠的匠心。骑马滑草、篝火晚会的欢笑声，回荡在草原的夜空，与星光月色相伴，与清风虫鸣和鸣。

从亘古荒原到旅游胜地，从军事要塞到绿色基地，你走过亿万年的时光，也走过数千年的沧桑。每一寸草甸，都藏着岁月的故事；每一阵清风，都载着历史的回响。你是塞北大地的明珠，是草原长卷上动人的篇章，更是青山绿水间，永不落幕的传奇。

北国风光



竹 编

●张秋月

镇上人都说，老陈的手艺，怕是要带进土里了。这话我从小就听，听了好几年。老陈在我们镇子上是个人物——国家级非遗竹编技艺传承人。六十七岁的年纪，双手布满老茧，大半辈子都耗在一根根细细的竹丝上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村里家家户户过日子，都离不开竹编物件。洗菜的竹篮、晾晒的竹筛、纳凉的竹席、装粮的竹篓，基本上全是老陈亲手编的。那时候，竹编是刚需，手艺吃香，老陈的铺子天天有人登门。可后来不一样了。塑料制品便宜、轻便、不用保养，大批量流水线生产，很快就取代了竹编用品。镇上的手艺人纷纷转行，只剩老陈的小铺子，孤零零地缩在巷子深处，像被人遗忘了一样。大二那年放暑假，我回村里暂住，闲着没事，就蹲在铺子里看老陈干活。

看了几天，我忍不住跟他说：“叔，现在没人用竹编了，你天天剖竹、抽丝、编织，费时费力还不赚钱，何必这么辛苦？干脆关门歇歇吧。”老陈头也不抬，握着篾刀慢慢削竹片，动作稳得没有一丝慌乱：“手艺丢了，就真的没了。竹编是非遗，不是随便糊弄的活计，不能断在我们这代人手里。”

我不以为然。在年轻人眼里，竹编又老又土，早已跟不上时代，哪里值得这般死守。没过几天，村里通知要办乡村非遗小型展览，特意邀请老陈出展竹编作品。我当即忍不住说道：“现在年轻人谁看得懂竹编？都是些老旧物件，摆出去只会被人嫌弃过时。”老陈只是淡淡一句：“物件旧，技艺不旧。”当天夜里，老陈铺子里的灯亮到很晚，我倚在门边静静看他赶工。正宗传统竹编工序繁琐，一点偷懒不得。选竹、削皮、破片、抽丝、刮青、打磨……十几道工序，道道讲究。每一根篾丝都要粗细均匀，每一处纹路都要整齐密实。稍有不慎，整片竹料就作废。灯光下，老陈的手指灵活穿梭，粗糙的双手抚过细软的竹丝，沉稳又利索，不愧是老师傅。

第二天，老陈带着亲手新编的竹篮、细竹席、小巧竹摆件，去了展厅。开展半天，游客大多匆匆路过，很少驻足细看。不少年轻人随口一句：“这什么呀，老掉牙的东西。”我站在一旁，觉得不是滋味。直到一位非遗文化馆的研究员专程走来，蹲在展台前，细细端详每一件作品，看了很久很久。他转头问村干部：“这是哪位师傅的作品？这是纯正的传统竹编技艺，没有偷一道工序，没有省一点功夫，现在很难见到了。”老陈站了出来：“是我编的。”研究员诚恳说道：“现在很多人为了赚钱，简化工序、粗制滥造，把老手艺做杂了。您守的不只是竹编手艺，更是非遗最本真的匠心。”他对着围观的年轻人感慨：“竹编技艺能人迭非遗，不是因为篮子好用，而是因为它藏着中国人踏实、耐心、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。不急躁、不敷衍、不投机取巧，一点点打磨，一点点深耕，这就是传承。”短短几句话，让我瞬间脸红。我一直以为非遗是老旧、过时的代名词，以为坚守是顽固、是固执。原来我错了。

一根竹丝，要耐心打磨；一件成品，要静心编织。做人做事，亦是如此。如今很多人急于求成、贪图捷径，做事情敷衍潦草，恰恰缺了老手艺这份沉下心深耕的初心。展览最后几天，不少学生和村民特意来体验竹编技艺。我也第一次拿起篾条，试着编织。才短短几分钟，我就心烦气躁，屡屡编错，终于明白老陈数十年坚持的不易。老陈轻声教我：“做竹编，最忌心急。心稳，手才稳；手稳，活才稳。”那一刻我彻底懂了。所谓竹编非遗传承，传的从来不只是手艺。传的是耐得住寂寞的坚守，是精益求精的匠心，是不浮躁、不敷衍的人生态度。



红 雨

●陈建志

傍晚时分，我看到姥爷正独自凝望随风摇曳的石榴树，一颗颗石榴花像是一场思念的红雨，洒落在相思者的心头……近来姥爷时常沉浸在失去姥姥的沉痛之中。我深感担忧，便在姥爷的身旁，陪伴他度过最难过的时光。

姥爷望着相片里的姥姥，经常念叨他们年轻时的往事，不觉中泪洒两行。姥爷对我说：“年轻时，你姥姥最爱逛公园。有一回，我俩没带够钱，只买了两个火烧。你姥姥知道我没吃够，便把一个火烧让给我吃。”姥爷说着说着，又把目光投向了窗外的石榴树，“你看啊，窗外的石榴花又凋谢了，只是今年没有你姥姥陪伴我了。”说罢，姥爷便起身，拄着拐杖走到了院子里。我看着姥爷抹着眼泪的样子，感动着姥爷的深情。

夜晚，姥爷已是多日未能休息好。我坐在姥爷床边，帮姥爷关上灯，握着姥爷的手，静静地陪伴着他。当我听见姥爷小声地叫着姥姥的名字，心里又是一酸。回忆起姥爷总是和姥姥手牵着手，一起沉入美好的梦乡。而今，只剩孤影。我不忍心看到姥爷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姥姥已不在身旁，便轻轻地推了推姥爷。姥爷看到是我，说：“没吓坏你吧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只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父母帮忙在城里找了一处给姥爷落脚的地方。起初，姥爷并不同意，他觉得要一直留在这里，陪伴姥姥。他说：“万一你姥姥回来找我怎么办？”后来，在父母的劝说下，姥爷终于同意。或许对姥爷而言，只要心中有她，到处都有她的发香。姥爷离开老家的那天，又逢石榴花飘落。透过这场红雨，我仿佛看到了姥爷和姥姥在红雨中的爱情。



风车伴行

白英摄

诗 词 与 意

候鸟在旧书页上栖息

●尹桃

图书馆的日光灯管闪了闪
像褪色的银河坠入纸页
我翻动泛黄的1987年
一粒干枯的蒲公英种子
从《飞鸟集》扉页跌落
铅字排列成废弃的铁轨
锈迹爬满每一行诗
候鸟用翅膀丈量过的经纬度
被装订成永恒的标本
油墨在岁月里结晶成盐
窗外梧桐叶沙沙作响
像谁在翻阅更古老的典籍
那些迁徙的词语
在纸页间筑起隐形的巢
当我合上书
翅膀的震颤仍在脊椎间回响

再咏槐花

●邓嵘

北国槐花舞夏妆，枝繁叶茂接垂阳。
窃安伴暑晨添秀，骨感迎秋夜吐香。
雨过冰梢凝瑞气，风来玉翅发柔光。
谁言塞上无凉伞，消尽蒸炎入梦长。

望 秋

●孙义

沃土桑田稻麦黄，枫林露染换橙妆。
孤山雨后山梨紫，阳野秋来野菊香。
弱柳风摇垂瘦影，芙蓉翠减自芬芳。
灰腾谷壑常流水，逆折冲坡绕故乡。

沁园春

蜜汉山四季吟

●白洁

耸峙阴山，二龙昂首，雾揽云端。望春回幽谷，鲜花绽放；夏临深涧，碧水鸣湍。秋染层林，秀峰如画，万顷霜红游客欢。严冬到，喜冰封峭壁，玉宇琼峦。密林尽藏奇观。忆往日、烽烟护陕甘。叹重山百战，英风长在；青纱万里，浩气犹酣。佛洞钟灵，对佛凝睇，石阵轰鸣接九寰。登高处，正松涛啸壑，襟袖生寒。

注：二龙，即二龙什台，蜜汉山主峰；对佛，即蜜汉山中的对佛峰。